

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藏书

书号

12/E6Nb 39

登记号

145998

大学生音乐修养

武汉音乐学院
理论作曲系 编
音乐研究所

武汉大学出版社

大学生音乐修养

武汉音乐学院

理论作曲系

音乐研究所 编

撰稿人

周 畅 杨 溉 成 方妙英

陈国权 赵德义 晏成全

汪申申 彭志敏 刘 健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武汉

大学生音乐修养

武汉音乐学院

理论作曲系

音乐研究所 编

周 畅	杨溉诚	方妙英
陈国权	赵德义	晏成全
汪申申	彭志敏	刘 健

*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 珞珈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

787×960毫米 1/32 14.125印张 234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统一书号: 7279·60 定价: 2.20元

让音乐陪伴你攀登

——献给当代大学生

(代序)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各种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各种新的创造与发展层出不穷，人们的生活节奏也不由自主地加快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拥挤的星球上，到处是忙碌的人群，到处是急匆匆的脚步。

我们的时代，又被称作是“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的时代。即使是饱学之士，也不可能对某一门学科的全部知识、信息了如指掌。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即使是“皓首”，也不可能“穷经”了。仅靠“博闻强记”，是无论如何也掌握不了足够的知识的，更不要说是去成就一番事业了。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现在，人们说：智慧比知识更有力量。

当代大学生，谁不想使自己更有力量？谁不想具有更多的智慧？智慧是生命的结晶，是帮助人们掌握知识、更好地利用知识的金钥匙。而艺术的熏陶，正是增长智慧的一条必由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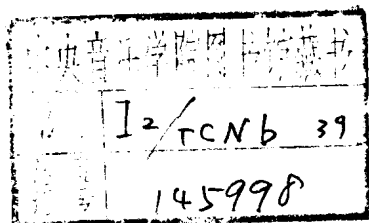
1984年5月，在“部分理工科院校音乐教学交流会”上，清华大学的陆以循教授提出了一个“ $8-1>8$ ”的不等式。他认为，让学生在八小时的学习中，拿出一个小时去欣赏、学习音乐，结果成效大于八小时的学习。音乐不仅能丰富生活，给人欢乐，使大脑半球得到休息，同时还能陶冶情操、活跃思想，丰富想象力，启发创造性，增长智慧。

亲爱的大学生朋友们！你喜欢音乐吗？你想到音乐的殿堂里浏览一番吗？来吧，我们为你导游！

这本小册子将向你介绍有关音乐的一些基本理论知识。比如说：“什么是音乐？”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极了，但几千年来却使无数哲人学者和艺术家百思不得其解，这里涉及到了音乐的性质和功能，音乐的内容和形式，音乐构成的要素，音乐的体裁，以及音乐欣赏等许多理论问题。这本小册子还将介绍你结识许多历史上杰出的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使你了解他们的音乐生活，记下他们有关音乐的格言警句。假

如你有兴趣，还可以随我们在古今中外民间音乐、专业创作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大海里遨游，饱览胜境，领略奥妙，吸取营养。

德国大诗人海涅说过：“音乐——这是奇迹。”那么，让我们来认识这个奇迹吧！



目 录

第一章	音乐——缪斯女神的宠儿.....	1
第二章	名人与音乐.....	14
第三章	知音的奥秘 ——谈音乐欣赏.....	39
第四章	悠悠华夏声 江河万古流.....	61
第五章	怒吼吧！黄河.....	108
第六章	西欧音乐四百年.....	129
第七章	步入音乐殿堂的第一台阶 ——乐理常识.....	169
第八章	“音乐是流动的建筑”.....	228
第九章	小河淌水清悠悠.....	277
第十章	乘着歌声的翅膀.....	324
第十一章	装扮生活的“花朵” ——轻音乐.....	349
第十二章	自然、社会和人类的交响 ——介绍交响音乐与室内乐.....	389

第一章

音乐——缪斯女神的宠儿

在古代希腊神话中，有九位掌管科学和艺术的女神——缪斯，她们都是大神宙斯和记忆女神摩涅莫绪涅的女儿，住在赫利孔山上。其中，克利俄主管历史，欧忒尔珀主管音乐和诗歌，塔利亚主管喜剧，墨尔波墨涅主管悲剧，忒尔西科瑞主管舞蹈，埃拉托主管抒情诗，波吕许尼亚主管颂歌，乌拉尼亚主管天文，卡利俄珀主管史诗。九姊妹尽管各司其职，但她们的共同的名字Muse却独独送给了老二欧忒尔珀所掌管的“音乐”（英语Music，法语Musique，德语Musik的词根都是Muse）。虽然这仅仅是神话中的传说，但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出，在古希腊人的眼中，音乐确实是所有艺术中相当特殊的一种。当时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思想，就与他们对音乐的观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音

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他们还认为，天体运动本身就形成了美妙的音乐。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结构和谐的发出乐声的物体。这个学派是最早把音乐和数学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整个世界的基本元素就是数，而音的高低与弦的长短是有着有规律的数的比例关系的。

几千年来，不少科学家、哲学家和音乐家都在研究音乐与数学、天文学的关系。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茨就说过：“音乐是灵魂在数学中的练习。”另一位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开普勒也认为，天体的运行就象音乐一样和谐。他一生悉心研究“天体的音乐”，力图证明行星的运动是有节奏的，是遵从和声规律的。事情竟是这样地不可思议：开普勒就是在研究下面这条旋律

例 1-1



的时候，创造出了他那不朽的第三定律（行星绕太阳的周期的平方正比于该星与太阳之间平均距离的立方）的。而爱因斯坦则说得更有趣：“我们这个世界可以由音乐的音符组成，也可以由数学公式组成。”

这些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以上论述，道出了音乐艺术的奥秘之一——它的物质材料“乐音”及其体系，是人类对自然界的原已存在着的声音进行了选择和组织的产物；而这一选择和组织是离不开数学的。从中国古代的“三分损益法”，到西方现代的“电子计算机音乐”，都有着数学这门科学的功劳。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数学家都能成为音乐家的；更重要的是，创作音乐和欣赏音乐的人也并不需要都是精通数学的。数学仅仅为音乐提供了物质材料的选择、组合方式，至于这些选择、组合了的物质材料（乐音及乐音体系）到底如何成为音乐，成为什么样的音乐，则是数学无法解决的。音乐的美是无法计算的。正如奥地利十九世纪的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所说的：“音乐的美跟数学是不相干的。”“使一篇音乐成为艺术品，使它超出物理试验的范围的，是一种自由的、精神的东西。在音乐创作里数学所占的份量跟它在其它艺术产品里所占的份量是一样大或一样小。”巴尔扎克也说过：“音

乐既是科学，同时又是艺术。它起始于物理和数学，物理和数学使它成为科学，而由于能尽情地享用科学结论的灵感它又成为艺术。”事实上，数学计算停止的地方，才是音乐艺术开始的地方。

音乐是一种艺术，它刺激人们的感官和神经，诉诸人们的心灵。它伴随人们度过自己的一生。在所有的艺术种类中，音乐可以说是作用最广泛的一种了。在舞场上，在餐厅里，在大街上，在客厅中，在剧场、广场和电影院里，更不用说在音乐会上和收音机里了，我们处处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音乐。即使是最缺乏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的人，也不会拒绝美妙的音乐。对其它艺术作品，我们评价的标准往往是“好不好懂”、“有没有意思”或“有没有思想深度”；而对音乐作品，第一个标准却常常是“好不好听？”的确，由于音乐使用的物质材料——声音对人的感官和神经的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刺激作用，使得音乐在满足人们的某些生理、心理欲望，或者说给人们的感官以直接的享受这一方面，有着其它艺术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音乐在松弛人的紧张的神经、调节人的身心平衡方面有着特殊的效用。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文学家（也是音乐家！）卢梭在他编写的《音乐辞典》中就曾开宗明义地指出：音乐是“将声音组合成悦耳的东西的艺术”。法国印象主义作曲家德彪西也认为，音乐的

目的就是给人“带来快感”。我们知道，美感实际上也是一种快感。音乐靠它给人带来的快感，“先声夺人”，使人们首先沉浸在美妙的声音里，从中领略到美，获得美感。

然而，快感并不都是美感，美感也不仅仅是一种快感。人们不会把音乐艺术与烹饪“艺术”相提并论，也不会把音乐作品与美味佳肴、夏日的凉风、冬日的炭火等量齐观。音乐不仅给人以感官的享受，更重要的是，它还要给人以精神上的满足。人们欣赏音乐时的第一个要求是“好听”，但并不是到此为止了。他们还要求音乐能够“打动”自己，深入到自己的灵魂深处，或者用诗人的话来说：与心灵碰撞出火花。

音乐使用的材料是声音，主要是有组织的乐音。乐音这东西，既不具有指物性（即不能说某个或某几个音是某事某物的对应物），也不具有语义性（即不能成为任何概念的符号）。因此，要用纯音乐的手段来描绘任何客观存在着的事物的外貌，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要用纯音乐的手段来阐述任何理论、道理，那就更困难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是比不上美术、文学、戏剧、电影等姊妹艺术的。绘画可以将一片风景、一个实物或一个人的外貌逼真地、维妙维肖地描绘出来；文学可以将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复杂的人物心理活动准

确地叙述出来；戏剧、电影可以用综合的手段将激烈的矛盾冲突直接展现在人们的眼前。这些，音乐都是无法或难以做到的，即使有时似乎做到了，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这时音乐通常是借鉴甚至综合了其它艺术的表现手段的。

诚然，音乐依靠“自力更生”，有时也能进行一些“描绘”或“叙述”。例如，通过对客观世界某些声音的模仿，来“描绘”出发出声音的事物——象小鸟的鸣叫声，小溪大河的流水声，风雨雷电声，大海呼啸声，集市的嘈杂声等。中国民间乐曲《百鸟朝凤》、《荫中鸟》，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的《沃尔塔瓦河》，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田园》）中的第四乐章《雷电，暴风雨》，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舍赫拉查达》中的《大海和辛巴德的船》，穆索尔斯基的《展览会上的图画》中的《里摩日市场》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另外，音乐是一种时间艺术，它还可以通过乐音在时间中的运动，通过乐音之间紧张度的变化，间接地“叙述”客观事物矛盾冲突的发展和变化。

但是，这种单纯的“描绘”和“叙述”在音乐作品中所占的比重毕竟是很小的；一部音乐作品，如果过多地进行这种“描绘”和“叙述”，那必然要导致创作上的自然主义倾向。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有特点的、能够显示发声事物本质特征的而又

具有审美价值的声音毕竟是太少了。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绝大部分是发不出足以显示本身特征的声音来的。因此，音乐如果仅靠模仿声音来反映客观事物，不但是吃力不讨好，有时甚至只会帮倒忙。音乐要想以稳固的地位自立于姊妹艺术之林，就必须另辟途径，“扬长避短”。

那么，什么是音乐之“长”呢？答曰：是表达情感，是抒情。如果我们聆听了大量的音乐作品，我们就会发现，绝大部分是抒情性的；即使某些有着明显的描绘性标题的作品，也是在“借景抒情”，或者是“寄情于物”；即使是某些“叙事性”的音乐作品，它所着重表现的仍然是情，是事件进程中人物的“情”。可以说，“无情”的音乐作品是不存在的。或者反过来说，不表达情感的“音乐”作品，只能是一些音响的堆砌，根本就不是音乐。

匈牙利十九世纪著名的作曲家、钢琴家和音乐评论家弗朗茨·李斯特在《柏辽兹和他的“哈罗德”交响曲》一文中，对情感在音乐中的地位给予极高的估价，他说：“感情在音乐中独立存在，放射光芒，既不凭借‘比喻’的外壳，也不依靠情节和思想的媒介。”“只有在音乐里，由于那自由自在的、充满着温暖的力量的感情的激流，使我们从Thought（思想）的魔鬼势力下解脱出来，使我们

的发皱的额头从思想的重负下得到暂时的解脱。只有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情感能使我们从理性及其支配下的表现手段中解脱出来。”他甚至说：“音乐无时不是在‘表现’情感，音乐本身简直就是情感的‘化身’（inkarnation）。”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也说：“在这个领域里音乐扩充到能表现各不相同的特殊情感，灵魂中的一切深浅不同的欢乐、喜悦、谐趣、轻浮任性和兴高采烈，一切深浅不同的焦躁、烦恼、忧愁、哀伤、痛苦和惆怅等等，乃至敬畏崇拜和爱之类情绪都属于音乐表现所特有的领域。”（《美学》）

我们人类的语言，除了每个词代表一个概念，每个句子表达一种意思这些功能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在说话的时候，言语的音调（语气、语调）往往带有或多或少的感情色彩：高亢的语调表达了激昂的或愤怒的情感，低沉的语调表达了忧伤的或消沉的情绪。心平气和的时候，语调节奏平稳，音区适中。茫然失措的时候，语调则断断续续，平直得近乎音乐中的“同音反复”。除此之外，哭（包括啜泣、呜咽、痛哭、嚎啕等）和笑（包括冷笑、谄笑、欢笑、大笑、狂笑等）的语调，更是情感的直接的、明显的流露。如果说，语言本身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那么，语调则是情感的声音物化。音乐表达人的情感，

完全可以不依赖逻辑思维的帮助，而直接得力于对语调的模仿。当然，这种模仿不是自然主义的照搬，而是经过音乐家选择加工了的有组织的音乐音调。我们听民间乐曲《江河水》，那类乎哭泣的音调，不正是悲伤情感的维妙维肖的刻划吗？丈夫当兵死在外乡，妻子面对滔滔的江水，时而喃喃地诉说，时而断续地抽泣，时而是大放悲声，时而是呼天抢地的控诉！我国古代的《毛诗序》中说：“情动于中故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音乐是表达情感的工具，是语言、嗟叹的经过了夸张和加工改造的产物。情感这东西，有时是无法用语言用概念表达清楚的。有时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情感，总觉得只是传达出了情感的大致轮廓，还有许多“言外之意”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而靠了音乐，我们却可以相当准确、相当细腻地把这些情感表达出来，这正是音乐不同于语言而又高出语言的地方。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说过：“人们常常怨诉音乐的意义是这样地含糊不定；在听音乐的时候，究竟人们应该想些什么也很难说；但每个人都懂得文字。对我来说，情况却恰恰相反。不仅是全篇的演说是如此，个别的词句也是如此；我感到，和真正的音乐比较起来，它们是这样地含糊不清、模糊、易于误解，而音乐则用胜过文字的千百种美好的事物来充实我的心灵。一

首我喜爱的乐曲的意义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这不是由于音乐太不具体，而是由于它太具体了。于是，我发现，每当我用文字来描述音乐的意义时，对某些事物好象是说对了，但同时又好象完全说错了。”

人的情感在音乐中的表现，当然不仅靠对语调的模仿，它还有着更广阔的领域。费尔巴哈说：“感情的对象就是对象化的感情。……当音调抓住了你的时候，是什么抓住了你呢？你在音调中听到了什么呢？难道听到的不是你自己的心的声音吗？”心理学认为，情感可以由高到低分为社会情感、具体情感和基本情绪三个层次，音乐所表达的主要是人的各种基本情绪。基本情绪具有两极性，即爱好、快乐等属于“好(hào)极”，嫌恶、愤怒、恐惧、悲哀等属于“恶(wù)极”。在音乐中，往往使用协和的、悦耳的音响来表达“好极”的情绪，而使用不协和的、刺耳的音响来表达“恶极”的情绪。这样，基本情绪中的好、恶“两极性”和音乐中的协和不协和、悦耳刺耳这种“两极性”，就形成了很明显的“同构关系”。基本情绪还有着强弱对比的“力度两极性”，例如同是恶极的情绪，“愤怒”属于“强极”，“悲哀”则属于“弱极”。这种情绪的力度两极性，也可与音乐中的力度两极性形成“同构关系”。从基本情绪的两